

重纂嵇中散集序

晉人動稱嵇阮然嵇公阮公標格亦微不同阮公曠嵇公雋阮公頽然自放欲濁其文嵇公軒然直上期逼於往總之魏晉之際人所難言故為是不狂不狷之身以托於



不阡不陌之跼或醉鄉以送日或
清都以引年然阮尚以司馬氏為
海鷗嵇直自擬鴻鵠而視炎炎者
盡燕雀也管蔡之續太師之箴不
問而知其意之所存焉巨源絕交
正不屑為霸朝用夫其坐與毋

丘儉有連者正中其貳心於我
而太學三千人願請為師益疑
其為世歸戴將導人以非毀維新
而殺機滋決矣嗟乎養生一論彼
其視大年猶掇之而鍛竈琴心皆
道場之遊戲竹間柳下暗歲星之

稽中散集
卷一
逆旅惜乎王烈石髓交臂頓違仲
悌何親士會何仇運命所遭不能
強也蘇門先生疑於神者遇阮僅
作鸞鳳嘯了無言說於嵇公輒多
規諷正復不能已已於用光耳嵇
集具在所謂龍章鳳姿天質自

稽中散集目錄

卷之一

賦

琴賦 有序

懷香賦

樂府

秋胡行七首

詩

贈兄秀才公穆入軍十九首

稽喜荅弟叔夜四首附

酒會詩七首

裸詩

幽憤詩

荅二郭三首

郭遐周贈嵇叔夜三首附

郭遐叔贈嵇叔夜五首附

與阮德如

阮侃荅嵇叔夜二首附

遊仙詩

述志詩二首

六言十首

惟上古堯舜

唐虞世道治

知慧用

名與身孰親

生生厚招咎

名行顯患滋

東方朔至清

楚子文善仕

老萊妻賢名

嗟古賢原憲

思親詩

卷之二

書

與山巨源絕交書

與呂長悌絕交書

設難

卜疑集

論

釋私論

卷之三

論

養生論

向秀難養生論附

答難養生論

卷之四

論

聲無哀樂論

卷之五

論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宅無吉凶攝生論附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附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卷之六

論

難自然好學論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附

明膽論

管蔡論

贊

原憲贊

黃帝遊襄城贊

箴

太師箴

誡

家誡

附錄

嵇康傳

唐太宗

弟康傳

魏嵇喜

與嵇康書

魏呂安

思舊賦 有序

晉向秀

弔嵇中散文

晉李克

弔嵇中散文

晉李氏

嵇中散贊

晉謝萬

七賢論

梁沈約

恨賦畧

梁江淹

五君嵇中散咏

宋顏延之

賦得嵇叔夜

梁庾肩吾

遺事

集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書集

目錄

糾繆

五

嵇中散集卷之一

魏譙國嵇康叔夜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賦

琴賦

有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
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勑可以導養神氣宣和情
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
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

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若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叙所懷以爲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披重壤以誕以今參辰極而高曠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紜以獨茂兮飛英蕤於美蒼夕納景於虞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永康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確鬼岑岵玄嶺嶢巖岵嶸嶇嶮丹崖嶮巖青壁萬尋若乃重巘增起偃蹇雲覆邈隆崇以極壯堀巍巍而特秀蒸靈液以播雲攄神淵而吐溜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觖隈鬱怒彪休洶涌騰薄奮沫揚濤滌汨澎湃蜃蠃相糾放肆大川濟乎中州安迴徐邁寂爾長浮澹乎洋洋縈

抱山丘諱觀其區土之所產毓與宇之所寶殖
珍怪琅玕瑤瑾翕艷叢集累積與衍於其側若
乃春蘭被其東沙棠殖其西涓子宅其陽玉體
涌其前玄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窟
惠風流其間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夫
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
愛樂矣於是逐世之士縈期綺季之疇乃相與
登飛梁越幽壑援瓊枝陟峻嶒以游乎其下周
旋東望邈若凌飛邪睨崑崙俯闕海涓指蒼梧
之逍遞臨迥江之威夷寤時俗之多累仰箕山
之餘輝羨斯嶽之弘厥心慷慨以忘歸情舒放
而遠覽接軒轅之遺音慕老童於颯隅欽秦客
之高吟顧茲桐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乃斷孫
枝準量所任至人攄思制爲雅琴乃使離子督
墨匠石奮斤夔襄薦法班倮騁神鍤會襄廟明
密調均華繪彫琢布藻垂文錯以犀象藉以翠
綠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爰有龍鳳之
象古人之形伯牙揮手鍾期聽聲華容灼爍發

采揚明何其麗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進御君子新聲慘亮何其偉也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珍相證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蹠躡磔磔美聲將興固以和昶而足眇矣爾乃理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紛淋浪以流離真淫衍而優渥粲奕奕而高逝馳岌岌以相屬沛騰遒而競趣翕曄燁而繁縟狀若崇山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峩峩拂帽煩寃紆餘娑娑陵縱播逸霍漢紛葩檢容授節應變合度競名擅業安軌徐步

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嫺以送終飄餘響素素若若乃高軒飛觀廣廈閑房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於是噐冷絃調心閑手敏觸攄如志惟意所擬初涉淶水中奏清徵雅昶唐堯終詠微子寬明弘潤優游躡時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歌曰凌扶搖兮憇瀛洲要列子兮爲好仇餐沆瀣兮帶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之綢繆於是曲引向闌衆音將歇

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飛纖指以
馳驚紛縱言以流漫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
桓毓養從容秘翫闔爾奮逸風駭雲亂牢落凌
厲布濩半散豐融披離斐韡與爛英聲發越采
采粲粲或間聲錯糅狀若詭赴雙美並進駢馳
翼驅初若將垂後卒同趣或曲而不屈或直而
不倨或相凌而不亂或相離而不殊或劫倚以
慷慨或怨嬾而躊躇忽飄飄以輕邁乍留聯而
扶踈或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從橫駱驛奔遁相
逼拊嗟累讚間不容息瓌豔奇偉殫不可識若
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清和條昶案衍陸離穆
溫柔以怡懌婉順叙而委蛇或乘險投會邀隙
趣危嚶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翔曾崖紛文
斐尾緜繚離纒微風餘音靡靡倚倚或樓攬櫟
捋縹繚澈冽輕行浮彈明燼睽惠集而不速留
而不滯翩絲飄邈微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
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衆葩敷榮曜春風旣
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嗟姣妙以弘麗何

變態之無窮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乃携友
生以遨以嬉涉蘭圃登重基背長林翳華芝之臨
清流賦新詩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理
重華之遺襟慨遠慕而長思若乃華堂曲宴密
友近賓蘭肴兼御旨酒清醇進南荆發西秦紹
陵陽度巴人變用禱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
殊功而比操豈笙簧之能倫若次其曲引所宜
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飛龍鹿鳴鷓鴣雞游絃更
自迭奏聲若自然流楚窈窕懲躁雪煩下逮謠

蔡氏五曲王昭楚妃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
闕造乏亦有可觀者焉然非夫曠遠者不能與
之嬉游非夫淵靜者不能與之閒止非放達者
不能與之無吝非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若
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噐和故響逸張急故聲清
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性潔靜以端理含至
德之和平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是
故懷戚者聞之莫不惛慄慘悽愴愴傷心含哀
懊咄不能自禁其康樂者聞之則歆愉歡釋抃

舞踊溢留連瀾漫嗚喙終日若和平者聽之則
怡養悅愉淑穆玄真恬虛樂古棄事遺身是以
伯夷以之廉顏回以之仁比干以之忠尾生以
之信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其餘觸類
而長所致非一同歸殊塗或文或質總中和以
統物咸日用而不失其感人動物蓋亦弘矣于
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玉豹輟謳狄牙喪味
天吳踊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舞鸞驚於
庭階游女飄然而來幸感天地以致和况歧行
之衆類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憫永靡
而不厭信古今之所貴亂曰愔愔琴德不可測
今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
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誰能珍兮能盡雅
琴唯至人兮

懷香賦

余以太簇之月登于歷山之陽仰眺崇岡俯察
幽坂及覩懷香生蒙楚之間曾見斯草植於廣
廈之庭或被帝王之囿怪其遐棄遂遷而樹於
中堂華麗則殊采婀娜芳實則可以藏之書又
感其棄本高崖委身階庭似傳說顯殷四叟歸
漢故因事義賦之

樂府

秋胡行七首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
古人所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
貧賤可以無他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
耻佞直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
黃犬其計莫從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勞謙寡悔忠信可久安

天_{一作}道害

思

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事

一無

招禍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愆歌以言之忠信可
久安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後神者弊極欲疾枯顏面
短折不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
今自不辜歌以言之酒色令人枯

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絕智棄學遊心於玄默
過過而悔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
于歌和者四塞歌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
凌厲五嶽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
太和鍊形易色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
上蔭華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遙
天衢千載長生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詩

贈兄秀才公穆入軍十九首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
和鳴顧眄儔侶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于飛嘯侶命儔朝游高原夕宿中洲交頸
振翼容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
征邁獨行踟躕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泳彼長川言息其止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

獨征靡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奕奕素波轉此遊鱗伊我
之勞有懷佳人寤言永思寔鍾所親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日
幽深豈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人生壽促天地長久百年之期孰云其壽思欲
登仙以濟不朽攬轡踟躕仰顧我友
我友馬之隔茲山岡誰謂河廣一葦可航徒恨
永離逝彼路長瞻仰弗及徒倚彷徨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
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

携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
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且

凌高遠盼俯仰咨嗟怨彼幽縶邈爾路遐雖有
好音誰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
俯託輕波乘流遠邁抱恨山阿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
谷風吹我素琴交交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

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
澆潯山鳥群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
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臯垂綸長川日送
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釣叟
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高褰青酒
及樽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河
漢若蘭佳人不在能不永歎

乘風高遊遠登靈丘託好松喬携手俱游朝
太華夕宿神州彈琴詠詩聊以忘憂

本詩自樂遠遊可珍舍道獨往棄智遺身寂乎
系何求於人長寄靈嶽怡志養神

雖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
為一四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
暫見忽終世故紛紜棄之八成澤雉雖饑不願
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

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
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
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
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
就長纓卒爲時所羈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
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烏蓋良弓藏謀極身
心危吉凶難在已世路多險巇安得反初服抱
玉寶六奇逍遙道人清携手長相隨

嵇喜答弟叔夜四首附

管車駐駟駕言出遊南厲伊渚比登邱丘青
林華茂青鳥群嬉感悟長懷能不永思永思
伊何思齊大儀凌雲輕邁託身靈螭遙集芝
圃釋轡華池華木夜光沙棠離離俯漱神泉
仰噉璫枝結心皓素終始不虧
華堂臨浚沼靈芝茂清泉仰瞻青禽翔俯察
綠水濱逍遙步蘭渚感物懷古人李叟寄周
朝莊生遊漆園時至忽躡蛻變化無常端

君子體變通否泰非常理當流則義行時遊
則鵲起達者鑒通塞盛衰爲表裏列仙徇生
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世度至人不私已
達人與物化世俗安可論鄙邑可優游何必
棲山原孔父策良駟不云世路難出處因時
資潛躍無常端保心守道君視變安能遷

酒會詩七首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栢舟載浮載滯微
漉漉風鼓檝容才一權校竿優游卒歲

鏡波鴛鴦戢翼而遊俯啜綠藻託身洪流朝
素瀨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沈浮

流詠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昧
脩身惠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歛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惑餌者懸倚與
莊老棲遲永年寔惟龍化蕩志浩然

肅肅琴風分生江湄却背華林俯泝丹坻一作

含陽吐英履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俱腓心之
憂矣孰識玄機

倚倚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葩穠繁馥馥
蕙芳順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
悵矣惟騫

樂哉宛中遊周覽無窮已百卉吐芳華崇基邈
高時林木紛交錯玄池戲魴鯉輕九斃翔禽織
綸出鱸鮓坐中發美讚異氣同音軌臨川獻清
酏微歌發皓齒素琴揮雅操清聲隨風起斯會
豈不樂恨無東野子酒中念幽人守故彌終始
但當體七絃寄心在知己

禱詩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與命
公子攜手同車龍驥翼翼揚鑣踟蹰肅肅宵征
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
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讚玄虛
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幽憤詩

嗟余薄祐少遭不造哀筑靡識越在纒緜母兄
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

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
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口余不敏好善聞人
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耻民之
多僻政不由已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
怛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頗致
怨憎昔慙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慙良朋
仰慕嚴鄭樂道閒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
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理弊患結
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隙負耻訟寃

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潔身滄浪豈云
能補噫噫鳴鴈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
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違茲淹留窮達
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
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攬
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
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勗
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
願性養壽

答二郭三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群超然來
北征樂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違其願遂
結歡愛請君子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
災屢使衆釁成豫子匿梁側聶政變其形顧此
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域嚴駕不得停
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二子贈嘉詩馥如幽
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

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蹟比
山阿但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
年值紛華坎壈趣世務常恐嬰網羅羲農逸已
遠批膺獨咨嗟朔戒貴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
亦已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外餐瓊漱朝霞
遺物棄鄙累逍遙遊太和結友集靈嶽彈琴登
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豈足多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
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
位不可居鸞鳳避罽羅遠託崑崙墟莊周悼靈

龜越穆一作嗟王輿至人存諸已隱璞樂玄虛
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茲楊氏歎
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郭遐周贈嵇叔夜三首附

吾無佐世才時俗不可量歸我北山阿逍遙
以倡佯同氣自相求虎嘯谷風涼惟予與嵇
生未面分好章古人美傾蓋方此何不減援
筆執鳴琴携手遊空房棲遲衡門下何願於
姬姜予心好永年永懷樂康我友不期卒

改計適他方巖東咸發日翻然將高翔
在旦夕惆悵以增傷

風人重離別行道猶遲遲宋玉哀登山臨水
送將歸伊此往昔事言之以增悲歎我與嵇
生倏忽將未違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
翼太清中徘徊於丹池欽哉得其所令我心
獨違言別在斯須怒焉如調饑

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君子不懷土豈更
得安居四海皆兄弟何患無彼姝巖穴隱傳

說寒谷納白駒方各以類聚物亦以群殊所
在存智賢何憂此不如所貴身名存功烈在
簡書歲時易過歷日月忽其除勗哉乎稽生
敬德在慎軀

郭遐叔贈稽叔夜五首附

每念遣會惟日不足昕往宵歸常苦其速歡
接無厭如川赴谷如何忽爾將適他俗言駕
有日巾車命僕思念君子溫其如玉心之憂
矣視丹如錄

如何忽爾超將遠遊情以休惕惟思惟憂
轉反側寤寐追求馳情運想神往形留心之
憂矣增其勞愁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譬彼造化抗無崖畔封
疆畫界事利任難唯予與子鮮一作籍不同貫
交重情親欲面無筭如何忽爾時適他館明
發不寐耿耿極旦心之憂矣增其憤怨

天地悠長人生若忽苟非知命安保旦夕思
與君子窮年卒歲優哉逍遙幸無隕越叶俞
芮切

如何君子超將遠邁

叶力制切

我情願關我言願

結心之憂矣良以怵怛

君子交有義不必常相從天地有明理遠近無異同三仁不齊迹貴在等賢蹤衆鳥群相追鷲鳥獨無雙何必相响濡江海自可容願各保遐心有緣後來東

與阮德如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遘數子談慰臭
知爾疇昔恨不早既而伴舊歡不悟卒永

不增憂歎事故無不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

遯匠石寢不言澤雉窮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

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累

拾遺作慮

肆志養

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唯志在所安漸漬殉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勿以怵自寬南土旱不涼衿計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阮侃答嵇叔夜二首附

早發溫泉廬夕宿宣陽城顧眄懷惆悵言思

我友生會遇一何幸及子遘歡情交際雖未
久思愛發中誠良玉須切磋璵璠就其形階
珠豈不曜雕瑩啟光榮與子猶蘭石堅芳互
相成庶幾行古道伐檀俟河清不謂中離別
飄飄然遠征臨輿執手訣良誨一何精佳言
盈我耳援帶以自銘唐虞曠千載三代不可
并洙泗久已往微言誰共聽曾參易簣斃仲
由結其纓晉楚安足慕屢空守以貞潛龍尚
泥蟠神龜隱其靈庶保吾子言養真以全生
東野多所患暫往不久停幸子無損思道遙
以自寧

雙美不易居嘉會故難常爰處憩斯土與子
遘蘭芳常願永遊集拊翼同迴翔不悟卒永
離一別爲異鄉四牡一何速征人告路長顧
步懷想像遊目屢太行撫軫增歎息念子安
能忘恬和爲道基老氏惡強梁患至有身災
榮子知所康神龜實可樂明戒在剗腸新詩
何篤穆申詠增慨慷舒檢話良訊終然未厭

藏還哲口必不食復與同故房願子盪憂慮無
以情自傷俟路忘所以聊以酬來章

遊仙詩

遊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迨
一復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策
駕六龍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
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
素結友家椽樹臨觴奏九韶雅歌何能
俗人別誰能觀其蹤

述志詩二首

濠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是後
皇義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吾匹疇
肯應俗宜殊類難徧周鄙議紛流離軾軻丁悔
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甯越馬席激張儀逝將
離群侶杖策追洪崖焦鵬振六翮羅者安所羈
滯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飲露餐
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冲靜得自然榮
華安足爲

斥鴳擅蒿林仰笑神鳳飛一作坎井蝸蛭宅神

龜安所歸恨自用身拙任意多未思遠實與世

殊義譽非所希往事既已謬來者猶可追何為

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慷慨感古人夢想見容輝

願與知己遇舒憤故其微巖穴多隱逸輕舉求

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玄居養營魄千

載長自茲

六言十首

惟上古堯舜

二人功德齊均不以天下私親高尚簡樸茲順

靈濟四海蒸民

唐虞世道治

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晏然逸豫內忘

佳哉爾時可喜

知慧用

為法滋章寇生紛然相召不停大人玄寂無聲

鎮之以靜自正

名與身孰親

哀哉世俗徇榮馳騫竭力喪精得失相紛憂驚
自是勤苦不寧

生生厚招咎

金玉滿堂莫守古人安此麤醜獨以道德爲友
故能延期不朽

名行顯患滋

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
心尚貪人不思

東方朔至清

外以含污內貞穢身滑稽隱名不爲世累所累
所欲不足無營

楚子文善仕

三爲令尹不喜柳下降身蒙耻不以爵祿爲已
靖恭古惟二子

老萊妻賢名

不願夫子相荆相將避祿隱耕樂道閒居採萍
終厲高節不傾

嗟古賢原憲

棄背膏梁朱顏樂此屢空饑寒形陋體逸心寬
得志一世無患

思親詩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
悲思多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孑孑內
自悼兮啼失聲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
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
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望南山兮發哀
感机杖兮涕汎漚念疇昔兮母兄在心
兮壽四海忽已逝兮不可追心窮約兮但有
上空堂兮廓無依覩遺物兮心崩摧中夜悲兮
當告誰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
所生兮淚不禁慈母沒兮誰與驕顧自憐兮心
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淚如雨兮歎青雲欲棄
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永日共其...

稽中散集卷之二

魏譙國嵇康叔夜著

明閩漳張爨紹和纂

書

與山巨源絕交書

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然經恠此
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
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
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恠吾直

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
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
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
否吾昔讀書得弁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
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
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
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
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
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歎

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
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
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
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
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
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
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

復疏嬾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
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恐不起令胞中
畧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
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
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
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
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
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
過吾母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爲性

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李
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
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
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
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
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
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
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
復多蝨爬搔無已而當褻以章服揖拜上官三

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
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
能久四不堪也不喜甲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
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是中傷者雖瞿然自責
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黜詭故不情亦終不
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
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躡塵臭處千
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
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

其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
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
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
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
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游
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
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
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

迫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惟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了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

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克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外畢矣足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盆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

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
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
相致時爲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在疾自非重
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
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
似之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

與呂長悌絕交書

廣白昔與足下年時相比以故數面相親足下
篤意遂成大好由是許足下以至交雖出處殊
途而歡愛不衰也及中間少知阿都志力開悟
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我有言
誠忿足下意欲發舉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謂足
下不足迫之故從吾言間令足下因其順親蓋
惜足下門戶欲令彼此無恙也又足下許吾終
不繫都以子父六人爲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

言慰解都都遂釋然不復興意足下陰自阻疑
密表繫都先首服誣都此爲都故信吾又無言
何意足下苞藏禍心耶都之含忍足下實由吾
言今都獲罪吾爲負之吾之負都由足下之負
吾也悵然失圖復何言哉若此無心復與足下
交矣古之君子絕交不出醜言從此別矣臨別
恨稽康白

設難

卜疑集

有宏達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闊方而不割
廉而不割超世獨步懷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
期達常以爲忠信篤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
夷遊八蠻浮滄海踐河源甲兵不足忌猛獸不
爲患是以機心不存泊然純素從容縱肆遺忘
好惡以天道爲一指不識品物之細故也然而
大道旣隱智巧滋繁世俗膠加人情萬端利之

之所在若鳥之追鸞富爲積蠹貴爲聚怨動者
多累靜者鮮患爾乃思丘中之隱士樂川上之
說竿也於是遠念長想超然自失郢人旣沒誰
爲吾質聖人吾不得見冀聞之於數術乃適太
史貞父之廬而訪之曰吾有所疑願子卜之貞
父乃危坐操著拂几陳龜曰君何以命之先生
曰吾寧發憤陳誠謹言帝庭不屈王公乎將卑
乎委隨承旨倚靡爲面從乎寧愷悌弘覆施而
息乎將進趣世利苟容偷合乎寧隱居行義

至誠乎將崇飾矯誣養虛名乎寧斥逐凶佞
守正不傾明否臧乎將傲睨滑稽挾智任術爲
知譽乎寧與王喬赤松爲侶乎將進伊摯而友
尚父乎寧隱鱗藏彩若淵中之龍乎將舒翼揚
聲若雲間之鴻乎寧外化其形內隱其情屈身
隨時陸沉無名雖在人間實處冥冥乎將激昂
爲清銳思爲精行與世異心與俗弁所在必聞
恒營營乎寧寥落閒放無所矜尚彼我爲一不
爭不讓遊心皓素忽然坐忘追羲農而不及行

中路而惆悵乎將慷慨以爲壯感槩以爲亮上
千萬乘下凌將相尊嚴其容高自矯抗常如失
職懷恨怏怏乎寧聚貨千億擊鐘鼎食枕藉芬
芳婉變美色乎將苦身竭力剪除荆棘山居谷
飲倚巖而息乎寧如伯奮仲堪二八爲偶排擯
其鯨令失所乎將如箕山之夫潁水之父輕賤
唐虞而笑大禹乎寧如泰山之隱德潛讓而不
勸乎將如季札之顯節義慕爲子臧乎寧如老
聃之清靜微妙守玄抱一乎將如莊周之齊物

北洞達而放逸乎寧如夷吾之不羣貞
以勸功乎將如魯連之輕世肆志高談從容
乎寧如市南子之神勇內固山淵其志乎將如
毛公蘭生之龍驤虎步慕爲壯士乎此誰得誰
失何凶何吉時移俗易好貴慕名臧文不讓位
於卽季公孫不歸美於董生賈誼一當於明主
終灌作色而揚聲况今千龍並馳萬驥徂征紛
競交競逝若流星敢不惟思謀於老成哉太史
貞父曰吾聞至人不相達人不上若先生者文

卷二
九
明在中見素表璞內不愧心外不負俗交不爲
利仕不謀祿鑒乎古今滌情蕩欲夫如是呂
可以遊湯谷可以浴方將觀大鵬於南溟又
憂於人間之委曲

論
釋私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
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
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
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
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遠越名任心故
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爲衷以通
物爲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爲非以違道爲闕何

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虚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爲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於世濟而名顯周且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爲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豈爲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身爲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仁行也仁心無邪不讓於善而後正也顯情

措不論於是而後爲也是故傲然忘賢而後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終於事與是俱而已志道存善無凶邪無所懷而不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匿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過使夫雖爲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離於不公重其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

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况乎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而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塗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而栖心古烈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其具心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劫世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彘言納名稱漸離告誅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變表露心識獨以安全况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

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
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
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情一作猜忍之形不可
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
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
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
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明其所終則夫行
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
得陷乎似是而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

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
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
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
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
子於是觀之非似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
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
然背顏退讓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而而匿情
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
以制於所懼而情有繫於所欲咸自以爲有是

爾莫賢乎已未有功期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
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
私志有善焉措之爲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
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爲措之道故時
爲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爲措措爲工唯懼隱
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於忤之容以觀常
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舉謂永年良規莫盛於茲
終日馳思莫闕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
自然之質也於是隱而措者心僞意之

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能同實謂之
又篤不知冒廕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
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患情之不巧豈不哀哉
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秦宰嚭航私卒享其禍
而是言之未有抱隱懷姦而身立清世匿非藏
情而信著明君者也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
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
一非而內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
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

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於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胸懷於八方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異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徃省而反寤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徃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爲名公以盡言爲稱善以無名爲體非以有措爲負公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徃不眠是有非

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無措者不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爲絕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和日齋集

卷二

五

續中散集卷之三

魏譙國嵇康叔夜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論

養生論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莫非天妄者此皆兩失其情試粗論之夫神仙雖目不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而論之其有必矣似

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至於導
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
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
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終
朝未餐則蹶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夜
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
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得之壯士之怒赫然殊
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
有君也神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
亂於下也夫爲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
終歸於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
不可誣也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
足以傷身輕而肆之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
嘉穀於旱苗者也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
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脩
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
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
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夫田種者一

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
百餘斛田種一也至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
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
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合歡蠲忿萱草
忘憂愚智所知也薰辛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
識也蝨處頭而黑麝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瘦齒
居晉而黃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性染身莫
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使闇而
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使

延哉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誠知性
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五穀是見
聲色是耽目惑玄黃耳務滛哇滋味煎其府藏
醴醪煮其腸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
思慮消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夫以蕞爾之軀
攻之者非一塗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
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
好色不勸以致乏絕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
夭於衆難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至於

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
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中智以下
謂之自然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
知慎衆險於未兆是猶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
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爲受病之始也害
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馳騁常人
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
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一盡此而已矣縱聞
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知之不然其次狐疑雜

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
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澮而
泄之以尾閭而欲坐望顯報者或抑情忍欲割
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十年
之後又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
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
難以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今以
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
遠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旣未效不求而求者

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小
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
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
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識厚味之
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外物以繫心
不存神氣以醇泊獨著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
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
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晞以朝陽綬以五紵
無爲自得體妙心玄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
其存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比壽王喬爭年何
爲其無有哉

向秀難養生論附

難曰若夫節哀樂和喜怒適飲食調寒暑亦
古人之所脩也至於絕五穀去滋味寡情欲
抑富貴則未之敢許也何以言之夫人受形
於造化與萬物並存有生之最靈者也異於
草木草木不能避風雨辭斤斧殊於鳥獸鳥
獸不能遠網羅而逃寒暑有動以接物有智

以自輔此有心之益有智之功也若閉而默之則與無智同何貴於有智哉有生則有情稱情則自然若絕而外之則與無生同何貴於有生哉且夫嗜欲好榮惡辱好逸惡勞皆生於自然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崇高莫大於富貴然富貴天地之情也貴則人順已以行義於下富則所欲得以有財聚人此皆先王所重關之自然不得相外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當求之以

道義在上以不驕無患持滿以損儉不溢者此何爲其傷德耶或覩富貴之過因懼而背之是猶見食之有噎因終身不食耳神農唱粒食之始后稷纂播植之業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周孔以之窮神顏冉以之樹德賢聖珍其業歷百代而不廢今一旦云五穀非養生之宜肴醴非便性之物則亦有和羹黃耆無疆爲此春酒以介眉壽皆虛言也恃碩肥膈上帝是饗黍稷惟馨寔降神祇神

祇且猶重之而况於人乎肴糧入體不踰旬而充此自然之符宜生之驗也夫人含五行而生口思五味目思五色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但當節之以禮耳今五色雖陳目不敢視五味雖存口不得嘗以言爭而獲勝則可焉有芍藥爲茶蓼西施爲媼母忽而不欲哉苟心識可欲而不得從性氣困於防閑情志鬱而不通而言養之以和未之聞也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

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而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縱時有耆壽耆老此自特受一氣猶木之有松柏非導養之所致若性命以巧拙爲長短則聖人窮理盡性宜享遐期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上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踰於導養耶顧天命有限非物所加耳且生之爲樂以恩愛相接天理人倫燕婉娛心榮華悅志靡饗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

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今若
舍聖軌而特區種離親棄歡約已苦心欲積
塵露以望山海恐此功在身後實不可冀也
縱令勤求少有所獲則顧影尸居與木石爲
隣所謂不病而自灸無憂而自默無喪而疏
食無罪而自幽追虛徼幸功不答勞以此養
生未聞其宜故相如曰必若長生而不死雖
濟萬世猶不足以喜言背情失性而不本天
道長生且猶無歡况以短生守之耶若直
顯驗且更論之

答難養生論

答曰所以貴智而尚動者以其能益生而厚身
也然欲動則悔吝生智行則前識立前識立則
志開而物遂悔吝生則患積而身危二者不藏
之於內而接於外祗足以災身非所以厚生也
夫嗜欲雖出於人而非道之正猶木之有蠍雖
木之所生而非木之宜也故蠍盛則木朽欲勝
則身枯然則欲與生不並立名與身不俱存畧

可知矣而世未之悟以順欲爲得生雖有後生
之情而不識生生之理故動之死地也是以古
之人知酒肉爲甘鴆棄之如遺識名位爲香餌
逝而不顧使動足資生不濫於物知正其身不
營於外背其所害向其所利此所以用智遂生
之道也故智之爲美美其益生而不羨生之爲
貴貴其樂和而不交豈可疾智而輕身勤飲而
賤生哉且聖人寶位以富貴爲崇高者蓋謂人
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民不可無主而存主不

能無尊而立故爲天下而尊君位不爲一人而
重富貴也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者蓋爲季
世惡貧賤而好富貴也未能外榮華而安貧賤
且抑使由其道而不爭不可令其力爭故許其
心競中庸不可得故與其狂狷此俗談耳不言
至人常貪富貴也聖人不得已而臨天下以萬
物爲心在宥群生由身以道與天下同於自得
穆然以無事爲業坦爾以天下爲公雖居君位
饗萬國恬若素士接賓客也雖建龍旂服華袞

忽若布衣之在身故君臣相忘於上蒸民家足於下豈勸百姓之尊已割天下以自私以富貴爲崇高心欲之而不已哉且文三顯色不加悅柳惠三黜容不加戚何者

尹之尊不若德義之貴三黜之賤不傷冲粹之六二子嘗得富貴於其身終不以人爵嬰心故視榮辱如一由此言之豈云欲富貴之情哉請問錦衣繡裳不陳於閭室者何必顧衆而動以毀譽爲歡戚也夫然則欲之患其得得之懼其失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矣在上何得不驕持滿何得不溢求之何得不苟得之何得不失耶且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豈在於多欲以貴得哉奉法循理不絀世網以無罪自尊以不仕爲逸遊心乎道義偃息乎卑室恬愉無選而神氣條達豈須榮華然後乃貴哉耕而爲食蠶而爲衣衣食周身則餘天下之財猶渴者飲河快然以足不羨洪流豈待積歛然後乃富哉君子之用心若此蓋將以名位爲贅瘤資財爲塵垢也安用富

貴乎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畝被褐啜菽豈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則足者不須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須故無適而不足不以榮華肆志不以嘔口趨俗混乎與萬物並行不可寵辱此真有富貴也故遺貴欲貴者賤及之故忘富欲富者貧得之理之然也今居榮華而憂雖與榮華偕老亦所以終身長愁耳故老子曰樂莫

大於無憂富莫大於知足此之謂也難曰感而思室饑而求食自然之理也誠哉是言今不使不室不食但欲令室食得理耳夫不慮而欲性之動也識而後感智之用也性動者遇物而當足則無餘智用者從感而求勸而不已故世之所患禍之所由常在於智用不在於性動今使瞽者遇室則西施與嫫母同情瞶者忘味則糟糠與精粲等甘豈識賢愚好醜以愛憎亂心哉君子識智以無智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

則收之以恬性動則糾之以和使智上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去累除害與彼更生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也縱令滋味常染於口聲色已開於心則可以至理遣之多算勝之何以言之也夫欲官不識君位思室不擬親戚何者知其所不得則不當生心也故嗜酒者自抑於鴆醴貪食者忍饑於漏脯知吉凶之理故背之不惑棄之不疑也豈恨向不待與大嚼哉且逆旅之妾惡者以自要

美者以自美得賤美惡之形在目而貴賤不同是非之情先著故美惡不能移也苟云理足於內乘一以御外何物之能默哉由此言之性氣自和則無所困於防閑情志自平則無鬱而不通世之多累由見之不明耳又常人之情遠雖大莫不忽之近雖小莫不存之夫何故哉誠以交除相奪識見異情也三年喪不內御禮之禁也莫有犯者酒色乃身之讐也莫能棄之由此言之禮禁雖小不犯身讐雖大不棄然使左手

據天下之圖右手旋害其身雖愚夫不爲明天
下之輕於其身酒色之輕於天下又可知矣而
世人以身殉之斃而不悔此以所重而要所輕
豈非背賒而趣交耶智者則不然矣審輕重然
後動量得失以居身交賒之理同故備遠如近
慎微如著獨行衆妙之門終始無虞此與夫耽
欲而快意者何殊聞哉難曰聖人窮理盡性宜
子遐期而堯孔止獲百年下者七十豈復齷於
養乎案論堯孔雖稟命有限故導養以盡其

壽此則窮理之致不爲不養生得百年也且仲
尼窮理盡性以至七十田父以六弊蠢愚有百
二十者若以仲尼之至妙資田父之至拙則千
歲之論奚所恠哉且凡聖人有損已爲世表行
顯功使天下慕之三徙成都者或非食勤躬經
營四方心勞形困起步失節或奇謀潛稱爰及
干戈威武殺伐功利爭奮或脩身以明汗顯智
以驚愚藉名高於一世取准的於天下又勤誨
善誘聚徒三千口勸談議身疲聲折形若救孺

子視若營四海神馳於利害之端心驚於榮辱之塗俛仰之間已再撫宇宙之外者若比之於內視反聽愛氣嗇精明白四達而無執無爲遺世坐忘以寶性全真吾所不能同也今不言松栢不殊於榆柳也然則中年枯隕樹之重崖則榮茂日新此亦毓形之一觀也竇公無所服御而致百八十豈非鼓琴和其心哉此亦養神之一徵也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日餘以不得踰時之命而將養有過倍之隆溫肥者早終涼

者遲竭斷可識矣圉馬養而不乘用皆六十歲體疲者速彫形全者難斃又可知矣富貴多殘伐之者衆也野人多壽傷之者寡也亦可見矣今能使目與瞽者同功口與聵者等味遠害生之具御益性之物則始可與言養性命矣難曰神農唱粒食之始鳥獸以之飛走生民以之視息今不言五穀非神農所唱也旣言上藥又唱五穀者以上藥希寡艱而難致五穀易殖農而可久所以濟百姓而繼天闕也並而存之惟賢

志其大不肖者志其小耳此同出一人至當歸
止痛用之不已耒耜墾辟從之不輟何養命蔑
而不議此殆玩所先習恠於所未知且平原則
有棗栗之屬池沼則有菱芡之類雖非上藥猶
於黍稷之篤恭也豈云視息之具唯立五穀
哉又曰黍稷惟馨實降神祇蘋蘩藇藻非豐肴
之匹橫汙行潦非重酎之對薦之宗廟感靈降
祉是知神饗德之與信不以所養爲生猶九土
之職各貢方物以効誠耳又曰肴糧入體益不

驗句以明宜生之驗此所以困其體也今不言
肴糧無充體之益但謂延生非上藥之偶耳請
借以爲難夫所知麥之善於菽稻之勝於稷由
有効而識之假無稻稷之域必以菽麥爲珠養
謂不可尚矣然則世人不_知上藥良於稻稷猶
守菽麥之賢於蓬蒿而必天下之無稻稷也若
能仗藥以自永則稻稷之賤居然可知君子知
其若此故准性理之所宜資妙物以養身植玄
根於初九吸朝霞以濟神今若以肴酒爲壽則

未聞高陽有黃髮之叟也若以充性爲賢則未聞鼎食有百年之賓也且再生嬰疾顏子短折穰歲多病饑年少疾故狄食米而生癩瘡得穀而血浮馬秣粟而足重鴈食粒而身留從此言之鳥獸不足報功於五穀生民不足受德於田疇也而人竭力以營之殺身以爭之養親獻尊則菊菘梁聘享嘉會則肴饌旨酒而不知皆淖溺筋腋易糜速腐初雖甘香入身臭腐竭辱精神染污六府鬱穢氣蒸自生

下疾所附味之者口爽服之者短祚豈若瀛甘醴瓊藥玉英金丹石菌紫芝黃精皆衆靈含英獨發奇生貞香難歇和氣充盈澡雪五臟疏徹開明吮之者體輕又練骸易氣染骨柔筋滌垢澤穢志凌青雲若此以往何五穀之養哉且螟蛉有子果羸負之性之變也橘渡江爲枳易土而變形之異也納所食之氣還質易性豈不能哉故赤斧以練丹頰髮消子以木精久延倥佯以松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烟務光以蒲菲

長耳邛疏以石髓駐年方回以雲母變化以容
以蓬蓰易顏若此之類不可詳載也孰云五穀
為最而上藥無益哉又責千歲以來日未之見
謂無其人卽問談者見千歲人何以別之欲按
之以形則與人不異欲驗之以年則朝菌無以
知晦朔蜉蝣無以識靈龜然則千歲雖在帝朝
固非小年之所辨矣彭祖七百安期千年則狹
見者書籍妄記劉根霞寢不食或謂偶能忍
歲仲都冬而體溫夏表而身涼桓譚謂偶針

寒暑李少君識桓公玉椀則阮生謂之逢占而
知堯以天下禪許由而楊雄謂好大為之凡若
此類上以周孔為關鍵畢志一誠下以嗜欲為
策欲罷不能馳驟於世教之內爭巧於榮辱
之間以多同自減思不出位使奇事絕於所見
理斷於常論以言變通達微未之間也又慍
閑居謂之無歡深恨無肴謂之自愁以酒色為
供養謂長生為無聊然則子之所以為歡者必
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也夫俟此而後為足謂

之天理自然

曰役身以物喪志於欲原性命

之情有累於所論矣夫渴者惟水之是見酌者
唯酒之是求人皆知乎生於有疾也今若以從
欲爲得性則渴酌者非病淫酒者非過桀跖之
徒皆得自然非本論所以明至理之意也夫至
理誠微善溺於世然或可求諸身而後悟校外
物以知之者人從少至長隆殺好惡有盛衰或
壯年所樂壯而棄之始之所薄終而重之當其
死謂不可奪值其所醜謂不可歡然還成易

於初苟嗜欲有變安知今之所躄不
鷹曩之所賤不爲竒美耶假令廝養暴登
則尹則監門之類茂而遺之由此言之凡所區
區一域之情耳豈必不易哉又饑飡者於將獲
所欲則悅情注心飽滿之後釋然疏之或有厭
惡然則榮華酒色有可厭之時蚶蛇玳於越上
中國遇而惡之黼黻貴於華及裸國得而棄之
當其無用皆中國之黼黻裸國之黼黻也以人
和爲至樂則榮華不足顧也以恬澹爲至味則

酒色不足欽也苟得意有地俗之所樂皆糞土
耳何足戀哉今談者不覩至樂之情甘減年殘
生以從所願此則李斯背儒以殉一朝之欲王
父發憤思調五鼎之味耳且鮑肆自玩而賤蘭
菹猶海鳥對太牢而長愁文侯聞雅樂而塞耳
故以榮華爲生具謂濟萬世不足以喜耳此皆
無主於內借外物以樂之外物雖豐哀亦備矣
有主於中以内樂外雖無鐘鼓樂已具矣故得
心者非軒冕也有至樂者非金玉也

累之耳且父母有疾在困而瘳則憂喜並用矣
由此言之不若無喜可知也然則樂豈非至樂
耶故順天和以自然以道德爲師友玩陰陽之
變化得長生之永久任自然以託身並天地而
不朽者孰享之哉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減此一
難也喜怒不除此二難也聲色不去此三難也
滋味不絕此四難也神慮轉發此五難也五者
必存雖心希難老口誦至言咀嚼英華呼吸太
陽不能不迴其標不夭其年也五者無於胸中

則信順日濟玄德日全

祈喜而有福不求壽

而自延此養生大理之所效也然或有行踰魯
閔服膺仁義動由中和無甚大之累便謂人理
已畢以此自臧而不盪喜怒平神氣而欲卻老
延年者未之聞也或抗志希古不榮名位因自
高於馳騫或運智御世不嬰禍故以此自貴此
於用身甫與鄉黨鯢齒者年同耳以言存生蓋
同如也或棄世不群志氣和粹不絕穀茹芝
之類短期矣或瓊糗既儲六氣全卸而

稽中散集卷之四

魏譙國嵇康叔夜著
明閩漳張燮紹和纂

論

聲無哀樂論

有秦客問於東野主人曰聞之前論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夫治亂在政而音聲應之故哀思之情表於金石安樂之象形於管絃也又仲尼聞韶識虞舜之德季札聽絃知

衆國之風斯已然之事先賢所不疑也今子獨以爲聲無哀樂其理何居若有嘉訊今請聞其說主人應之曰斯義久滯莫肯拯救故念或作令歷世濫於名實今蒙啓導將言其一隅焉夫天地合德萬物貴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爲五色發爲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哉及宮商集化五音克諧此人心至願情欲之所鍾古人知禮

不可恣欲不可極因其所用每爲之節使哀不至傷樂不至滯斯其大較也然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哀云哀云哭泣云乎哉因茲而言玉帛非禮敬之實歌舞非悲哀之主也何以明之夫殊方異俗歌哭不同使錯而用之或聞哭而歡或聽歌而感然而哀樂之情均也今用均一之情而發萬殊之聲斯非音聲之無常哉然聲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

比成音雜而咏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於苦言嗟歎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於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惟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哉風俗之流遂成其政是故國史明政教之得失審國風之盛衰吟咏情性以諷其上故曰亡國之音哀以思也夫喜怒哀樂愛憎慚懼凡此八者生民所以接物傳情區別有屬而不可溢者

也夫味以耳苦爲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則內外殊用彼我異名聲音自當以善惡爲主則無關於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於聲音名實俱去則盡然可見矣且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歎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

後歎美耶今麤明其一端亦可思過半矣秦客
難曰八方異俗歌哭萬殊然其哀樂之情不得
不見也夫心動於中而聲出於心雖託之於他
音寄之於餘聲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使得過
也昔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
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
數子者豈復假智於常音借驗於曲度哉心戚
者則形爲之動情悲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
得也唯神明者能精之耳夫能者不以

聲爲難不能者不以聲寡爲易今不可以未
聞吾聽而謂之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之多變
而謂聲音無哀樂也又云賢不宜言愛愚不宜
言憎然則有賢然後愛生有愚然後憎成但不
當共其名耳哀樂之作亦有由而然此爲聲使
我哀音使我樂也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何得
名實俱去耶又云季子採詩觀禮以別風雅仲
尼歎韶音之一致是以咨嗟是何言歟且師襄
奉操而仲尼視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

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器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矣是以前史以爲美談今子以區區之近知齊所見而爲限無乃誣前賢之識微負夫子之妙察耶主人答曰難云雖歌哭萬殊善聽察者要自覺之不假智於常音不借驗於曲度鍾子之徒云云是也此爲心悲者雖談笑鼓舞情歡者雖拊膺咨嗟猶不能御外形以自匿諠察者於疑似也以爲就令聲音之無常猶謂當有哀

樂耳又曰季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鍾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鍾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鍾子聽聲以知衆國之風而仲尼觀文王之容案如所云此爲文王之功舊與風俗之盛衰皆可象之於聲音聲之輕重可移於後世襄涓之巧能得之於將來若然者三皇五帝可不絕於今日何獨數事哉若此果然也則文王之操有常度魯武之音有定數不可雜以他變操以餘聲也則向所謂聲音之無常鍾子之觸類於是乎類矣若聲音無鍾子觸類其果然耶則仲尼之識微季札之善聽固亦

誣矣此皆俗儒妄記感神其事而追爲耳欲令天下惑聲音之道不言理自盡此而惟使神妙難知恨不遇奇聽於當時慕古人而自歎所以大罔後生也夫推類辨物當先求之自然之理已定然後借古義以明之耳今未得之於心而多恃前言以爲談證自此以往恐巧歷不能究又難云哀樂之作猶愛憎之由賢愚此爲聲我哀而音使我樂苟哀樂由聲更爲有實矣然五色有好醜五聲有善惡此物之自然也

於愛與不愛人情之變統物之理惟止於此然皆無豫於內待物而成耳至夫哀樂自以事會先邁於心但因和聲以自顯發故前論已明其無常今復假此談以正名號耳不謂哀樂發於聲音如愛憎之生於賢愚也然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其苦爲主而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謂聲有哀樂不可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秦客難曰夫觀氣採色天下之通用也心變於內

而色應於外較然可見故吾子不疑夫聲音氣
之激者也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
聲亦隆殺同見役於一身何獨於聲便當疑耶
夫喜怒章於色診哀樂亦宜形於聲音聲音自
常有哀樂但聞者不能識之至鍾子之徒雖遭
無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今矇瞽向牆而不悟
離婁照秋毫於百尋以此言之則明闇殊能矣
不可守咫尺之度而疑離婁之察執中庸之聽
而猜鍾子之聰皆謂古人爲妄記也主人笑曰

琴云心應感而動聲從變而發心有盛衰聲亦
隆殺哀樂之情必形於聲音鍾子之徒雖遭無
常之聲則穎然獨見矣必若所言則濁質之飽
首陽之饑卞和之寃伯奇之悲相如之含怒不
占之怖祗千變百態使各發一詠之歌同啓數
彈之微則鍾子之徒各審其情矣爾爲聽聲者
不以寡衆易思察情者不以大小爲異同出一
身者期於識之也設使從下則子野之徒亦當
復操律鳴管以考其音知南風之盛衰別雅鄭

之滯正也夫食辛之與甚噓薰日之與哀泣同
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
斯可知矣何者肌液肉汗蹶竿使出無主於哀
樂猶筵酒之囊漉雖竿具不同而酒味不變也
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也且夫
咸池六莖大章韶夏此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
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而傳其心
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
三官爾乃雅音得全也舜命夔擊石拊石八音

克諧神人以和以此言之至樂雖待聖人而作
不必聖人自執也何者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
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
管絃也夫纖毫自有形可察故離瞽以明闇異
功耳若以水濟水孰異之哉秦客難口雖衆喻
有隱足招攻難然其大理當有所就若葛盧聞
牛鳴知其三子爲犧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
師必敗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凡此數
事皆效於上世是以咸見錄載推此而言則盛

衰吉凶莫不存乎聲音矣今若復謂之誣罔則
前言往記皆爲棄物無用之也以言通論未之
或安若能明其所以顯其所由設二論俱濟願
重聞之主人答曰吾謂能反三隅者得意而言
是以前論畧而未詳今復煩循環之難敢不自
一竭耶夫魯牛能知犧曆之喪生哀三子之不
存含悲經年訴怨葛盧此爲心與人同異於獸
形耳此又吾之所疑也且牛非人類無道相通
若謂鳴獸皆能有言葛盧受性獨曉之此爲稱
其語而論其事猶譯傳異言耳不爲考聲音而
知其情則非所以爲難也若謂知者爲當齕物
而達無所不知今且先議其所易者請問聖人
卒入胡域當知其所言否乎難者必曰知之知
之之理何以明之應仁子之難以立鑒識之域
或當與關接識其言耶將吹律鳴管校其音耶
觀氣採色知其心耶此爲知心自由氣色雖自
不言猶將知之知之之道可不待言也若吹律
校音以知其心假令心志於馬而誤言鹿察者

固當由鹿以弘馬也此爲心不係於所言言或
不足以證心也若當關接而知言此爲孺子學
言於所師然後知之則何貴於聰明哉夫言非
自然一定之物五方殊俗同事異號舉一名以
爲標識耳夫聖人窮理謂自然可尋無微不照
理蔽則雖近不見故異域之言不得強通推此
以往葛盧之不知牛鳴得不信乎又難云師曠
以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此又吾之所疑也
言同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則謂之南風

不足達若正識楚國來入律中耶則楚南風
吳越比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哉凡陰
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
楚南風來入管乎且又律呂分四時之氣耳時至
而氣動律應而灰移皆自然相待不假人以爲
用也上生下生所以均五聲之和叙剛柔之分
也然律有一定之聲雖冬吹中呂其音自滿而
無損也今以管人之氣吹無韻之律楚風安得
來入其中與爲盈縮耶風無形聲與律不通則

校理之地無取於風律不其然乎豈獨師曠多
請博物自有以知勝敗之形欲固衆心而託以
神微若伯常騫之許景公壽哉又難云羊舌母
無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復請問何由知之爲神
心獨悟闇語而當耶嘗聞兒啼若此其大而惡
今之啼聲似昔之啼聲故知其喪家耶若神心
獨悟闇語之當非理之所得也雖曰聽啼無取
驗於兒聲矣若以嘗聞之聲爲惡故知今啼當
惡此爲以甲聲爲度以校乙之啼也夫聲之於

形之於心也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異
何以明之聖人齊心等德而形狀不同也苟
心同而形異則何言乎觀形而知心哉且口之
激氣爲聲何異於籟籥納氣而鳴耶啼聲之善
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
工拙也心能辯理善談而不能令籟籥調利猶
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
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心而調然則心之與聲
明爲二物二物之誠然則求情者不畱觀於形

貌揆心者不借聽於聲音也察者欲因聲以知
心不亦外乎今晉母未得之於老成而專信昨
日之聲以證今日之啼豈不誤中於前世好奇
者從而稱之哉秦客難曰吾聞敗者不差走所
以全也吾心未厭而言難復更從其餘今平和
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
則聽靜而心間同一器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
之變奏秦聲則歎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
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心爲聲變若此其
繁苛躁靜由聲則何爲限其哀樂而但云至和
之聲無所不感託大同於聲音歸衆變於人情
得無知彼不明此哉主人答曰難云琵琶箏笛
令人躁越又云曲用每殊而情隨之變此情所
以使人常感也琵琶箏笛管絃促而聲高變衆而
節數以高聲御數節故更形躁而志越猶鈴鐸
警耳鍾鼓駭心故聞鼓鞀之音思將帥之臣蓋
以聲音有大小故動人有猛靜也琴瑟之體聞
遼而音卑變希而聲清以琴音御希變不虛心

靜聽則不盡清和之趣是以聽靜而心閒也夫
曲用不同亦猶殊器之音耳齊楚之曲多重故
情一變妙故思專妓弄之音梃衆聲之美會五
音之和其體贍而用博故心侈於衆理五音會
故歡放而歎愜然皆以單複高卑善惡爲體而
人情以躁靜而容端此爲聲音之體盡於舒疾
情之應聲亦止以躁靜耳夫曲用每殊而情之
處變猶滋味異美而口輒識之也五味萬殊而
大同於美曲變雖衆亦大同於和美有律呂之
然隨曲之情盡於和域應美之口絕於其境
安得哀樂於其間哉然人情不同自師所解則
又其所懷若言平和哀樂正等則無所先發故
終得躁靜若有所發則是主於內不爲平和
也以此言之躁靜者聲之功也哀樂者情之主
也不可見聲有躁靜之應因謂哀樂皆由聲音
也且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和之所感
莫不自發何以明之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
忻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

也其音無變於昔而歡憾竝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惟無主於喜怒無主於哀樂故歡憾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耶由是言之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太和於歡憾綴虛名於哀樂哉秦客難曰論云猛靜之音各有一和和之所感莫不自然是

酬奏琴而歡憾二用此言偏并之情

覺積於內故懷歡者值哀音而發內憾者遇聲而感也夫音聲自當有一定之哀樂但聲化遲緩不可倉卒不能對易偏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雖二情俱見則何損於聲音有定理耶主人答曰難云哀樂自有定聲但偏重之情不可卒移故懷憾者遇樂聲而哀耳卽如所言聲有化遲緩但當不能使變也而令憾者遇少令歡耳何得更以

一室不冝復增其寒矣夫火非隆寒之物樂非
增哀之具也理絃高堂而歡慼並用者真主和
之發滯導情故令外物所感得自盡耳難云偏
重之情觸物而作故令哀樂同時而應耳夫言
哀者或見机杖而泣或觀輿服而悲徒以感人
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潛其所以會之皆自有
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淚出也今見凱鼓
以致感聽和聲而流涕者斯非和之所感於不
自發也秦客難曰論云酒酣奏琴而歡慼

然道此言故答以偏情感物而發耳今且隱心
而言明之以成效夫人心不歡則慼不慼則歡
此情志之大域也然泣是慼之傷笑是歡之用
蓋聞齊楚之曲者惟觀其哀涕之容而未嘗見
笑噓之貌此必齊楚之曲以哀爲體故其所感
皆應其度量豈徒以多重而少變則致情一而
思專耶若誠能致泣則聲音之有哀樂斷可知
矣主人答曰雖人情感於哀樂哀樂各有多少
又哀樂之極不必同致也夫小哀容壞甚悲而

泣哀之方也小懼顏悅至樂心愉樂之理也何以明之夫至親安豫則恬若自然所自得也及在危急僅然後濟則抃不及舞由此言之舞之不若向之自得豈不然哉至夫笑喙雖出於懽情然自然應聲之具也此爲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是以觀其異而不識其同別其外而未察其內耳然笑喙之不顯於聲音豈獨齊楚之曲耶今不求樂於自得之域而

以無笑喙謂齊楚體哀豈不知哀而不識樂乎秦客問曰仲尼有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卽如所論凡百哀樂皆不在聲卽移風易俗果以何物耶又古人慎靡靡之風抑悃耳之聲故曰放鄭聲遠佞人然則鄭衛之音擊鳴球以協神人敢問鄭雅之體隆弊所存風俗移易奚由而濟幸重聞之以悟所疑三人慮之曰夫言移風易俗者必承衰弊之後也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御無爲之治君靜於上臣順於下

玄化潛通天人交泰枯槁之類浸育靈液六合之內沐浴鴻流蕩滌塵垢羣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從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也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性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以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實不期而信不謀而誠穆然相愛猶舒錦繡而繁燦可觀也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之爲體以心爲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至八音會諧人之所以悅亦總謂之樂然風俗移易不在此也夫音聲和比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之不可放故抑其所遁知欲之不可絕故因其所自爲可奉之禮制可導之樂口不盡味樂不極音揆終始之宜度賢愚之中爲之檢則使遠

近同風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校庠塾亦隨之變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王升降然後酌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庶士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不變然後化成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故用

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誡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若夫鄭聲是音聲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耽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太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大義不和不極勺藥之味也若流俗淺近則聲不足悅又非所歡也若上失其道國喪其紀男女奔隨媾荒無度則風

以此變俗以好成尚其所志則羣能肆之樂其所習則何以誅之託於和聲配而長之誠動於言心感於和風俗一成因而名之然所名之聲無甚於滯邪也滯之與正同乎心雅鄭之體亦是以觀矣

中散集卷之五

魏譙國嵇康叔夜著

明閩漳張煥紹和纂

論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恠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

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猶有所疏况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端以明所由斷以檢其要乃為微若但撮提羣愚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而怨粒稼溺而買舟楫者聊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塲子壽

適是固不能令彭祖天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為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餒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

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格罰功之致賞也苟先積而後受報事理所得不爲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爲決相命於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甚於貴賤而後曰善求壽與

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殤子之天皆性命自然而後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天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爲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天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苟壽天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盾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

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爲盡矣誠哉斯言
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之年夫危邦不入所
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灾居
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爲害
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爲
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
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爲虎所食豈
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虎雖智不
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
善而致灾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
保主則外物之爲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
占成居則有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
而有驗者爲但占牆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
占告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
居而知吉凶此爲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
當吉之人受灾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
爾爲吉凶之致惟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
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

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爲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惟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觀龍顏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爲闇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爲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爲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卜澗瀝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脩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爲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爲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德乃享元吉猶夫良

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觀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壞堵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與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等

斗非冢宅耶論曰時日譴崇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崇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末爲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爲務食不消以黃丸爲先子徒知此爲賢於安須更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病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

突之先物矣况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蟋蟀之議水耶欲以所

雨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宅無吉凶攝生論附

夫善求壽彊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於冥冥爲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避凶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于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

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
飲而走則爲澹支散行而風則爲癢毒久居
於濕則要疾偏枯好肉不怠則昏喪文房者
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攝其
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
土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者匪避誹謗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癘
也故壽彊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
宜而合於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道之
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爲思
崇旣得蠶絲滋甚爲思崇滋多猶自以犯之
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顛於桑火寒暑燥濕也
於是百思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
然故思崇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之術
正故思崇生於不知使知性猶如蠶則思崇
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崇或
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
達其無禍也故思崇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

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
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其於
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進
魁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
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
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
爲所虜然則避禍趨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
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
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

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
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
飲食藥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
憂原始反終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崇古
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
得天短求百男而求壽必占不啓之陵而
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厚
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
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

矣夫一棲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
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
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
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
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
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民
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塏
而立制於帷牆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夫

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爲逆也是以
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
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造
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於陸是不明
數也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筮可
以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
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
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譴崇則
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

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
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既降則當下種賊
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
以忌崇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
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附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
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
與天道不可得聞仲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

也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
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亶亶也是以
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
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
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二子者皆偏辭也子
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
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
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
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

是以見餅水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噫溺未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脩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實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天則是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正論謂宅無貴故辟之壽官無益殤于

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天之說之然若信順之遂期怠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 足下忘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矣雖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得係命將

徐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內而有虎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脩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曙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畧於和以爲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類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君運魁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即其無宅也似未思其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

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益於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同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廡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以從事以此議之卽知無太歲理也若論古

筮外宜吾論如無所 不知誰從難曰不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旣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脩則農事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所謂予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耶爲樹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子

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
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者故
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
下圖宅將爲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於
古爲實則未聞禱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爲選
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時日先王所以誠不
怠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
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愈見其合
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
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
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脩
身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
所言在所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妄求
也二者宜有一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
乃反於有無爲有者亦螻蛄矣子尤吾之驗
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
也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已爲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爲謂之誕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於公之傷正不爲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精

有之說使董生託正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兩無不失耶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持論有工拙議亦有精粗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借助鬼神故爲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貢以求其然則足下得不爲託心無鬼 齊契於董生耶而復顯古人之言懼無鬼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發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譏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

非所望於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後嗣空借鬼神以謂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爲異耳論曰鈞疾而禱不同故於屋第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禮爲情貌者也難曰若於臣子則宜脩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闕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

爲吾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爲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誠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惟戊盡於誠勸而論其名當言有日耶無日耶又曰俗之時爲惡而逆事理按此言以惡夫妖淫故今爲盛王了無日也夫時日用於盛世以妖惑猶先王制

雅樂而季世繼以淫聲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日
何異惡鄭衛而欲韶武耶不思其本見其所弊
輒疾而欲除得不爲遇噎溺而遷怒耶足下旣
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剛柔統以陰陽
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由故古
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
也至於河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禱祈禱則
謂僞而無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爲勸此聖人
等造虛詐以欺天下匹夫之諒且猶耻之今議

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陷於誣妄
冢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
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
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準龍顏公侯之相不
可假求此爲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
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常生於衆險雖可懼
而無患抑當貴於廝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
困而後昌皆不可爲不可求而閻自遇之全相
之論必當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論不滯耳吾適

以信順爲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於愚智耳安得有性命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由幾惡而得餓英布脩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逢災耶旣持相命復惜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矛盾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辨有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

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可不知乃畏巖墻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墻果能爲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之巖墻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耶若謂長平雖同於巖墻故其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於必然不立之說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

同以難相命之必然。漢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耶？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可大同足嫌，足下愚於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以至埋負情之對於是乎？見既虛立吉宅，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爲主，而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以卜成之成命。

三、不知相命音，須幾箇爲足也。若惟信理，尙少，何以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宮，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爲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厄虎相也。卜爲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天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與相。

命通相成爲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
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爲吉宅而後居以幸福報
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
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
人之瞑目而前推遇任命以閭營宅自然遇吉
也然則豈獨吉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閭動而自
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爲
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爲
之宅不盡相命唯有閭作乃是真宅耶若

可以得相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營職之用
公營居何故躊躇於澗瀍問龜筮而食洛耶若
龜筮果有助於爲宅則知閭作可有不盡善之
理矣苟閭作有不盡則不閭豈非求之術耶若
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閭往想亦不失相於考
卜也則卜與不卜爲與不爲皆期於自得自得
苟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
故則不知也然貞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
貞宅之與設爲其形不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

但無故爲貞宅授吉於閭遇設爲滅福於用知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爲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爲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侯之相聞與吉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以苟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設爲則屋不

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爲吉凶薄厚何得不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爲也由是言之非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挾頰狀則英布黥相不減其貴隆準見劓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爲公侯質也故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宇與吉者宅實也無吉徵而自宅以徵假見難可也若以非質之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

其掌卽知當字長耳巨君篡宅而運其魁卽
偏恃之禍非所以爲難也至公侯之命稟之自
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之理
猶西施之潔不可爲而西施之服可爲也黼黻
芳華所以助吉宅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
方而有上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
不可作之人絕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
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
六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

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爲安知所言地之善惡
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
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可爲而可擇處猶禽虎
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
而地可擇何爲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
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爲災也案
此爲怪所不解而以爲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
雖此理之吉而或長於養宮短於毓商猶良田
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

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
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理使
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
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
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
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
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予而不言誰與
之難曰足下前論以云有能說之者居者

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說之者
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能言亦當知家宅有吉
凶也又曰藥之已病爲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爲
一也誣旣曰成居可占而復曰誣耶藥之已病
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吉凶其報賒遙故
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爲虛則恐所以求物之
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觀丘陵則知
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
海人所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

之所知未若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暗許便多於所知者必無生於本謂之無而彊以驗有也彊有之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於所苟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究緒由而得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今吉凶不先定則謂不可求何異獸不期不敢訊舉氣足坐守無根也由此而言

索隱何謂爲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和申散集卷之六

魏譙國嵇康叔夜著
明閩漳張爨紹和纂

論

難自然好學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爲至德之世

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得其意區別群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鶩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梁菽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

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後文難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鳥不毀以求馴獸不群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就此禮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閭室觀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於心况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未來

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
其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
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
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
是而非之議學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
立六經以爲準仰仁義以爲主以規矩爲軒冕
以講誨爲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滯遊心
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
唯學爲貴執書摘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

燕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爲太陽不學爲長夜耳
今若以講堂爲丙舍以誦諷爲鬼語以六經爲
蕪穢以仁義爲臯腐覩文籍則目眊脩揖讓則
變傴僂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齟於是兼而
棄之與萬物爲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
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爲長夜六經未必爲太
陽也俗語曰乞兒不辱馬醫若遇上有無文之
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
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

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菹耳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附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饑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克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以蘭櫛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道於日也黃桴上鼓

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匏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去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管蒯所以表也池嶮阻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也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忻然心釋哉尙何假於食膽蜚而嗜菖蒲也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

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滅其歡也况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為難事以未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討而復學亦無於有自然之好也

明膽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無明有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惟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與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

卷六
五
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則達理失機故子家
軟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
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非無疑滯故畧舉一隅
想不重疑

呂子曰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折理貴
約而盡情何尙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
渾元以爲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荅以人事
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事
子之無疑明所察也志鳴作賦暗所惑也一人

之豈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者異
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於曖
昧紛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
鬱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之事延年
死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
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
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况有觀夷塗而無敢投
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爲
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阱之間如盜跖窟身

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馮河果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驚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

夫論理性情折引異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撫所見此爲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夫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示刺諷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

其由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營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聞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旣以見物膽能行之耳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鵬作賦聞所惑也爾爲明徹於前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爲不可偏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於廢王

有所撓也而子言一人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
賈生闡鵬明有所塞也光懼廢立勇有所撓也
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弊損乎
但當總有無之大畧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
爲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
武稱此爲信宿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
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
言明無膽無膽能倚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
之人亦爲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
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爲有陽而生陰可無
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
期陵母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
詳思不爲辭費而已矣

管蔡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
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
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
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
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
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害周公之誅管蔡以
權事顯實事沉一作沉故今時人全謂管蔡為
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

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
非以情親而相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
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
名冠當時列爲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冲周
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降王業而管蔡
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
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其
心毀且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福也成王大悔
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

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庸是以
洩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爵所顯必
德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爲教之正今之朝
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爲罪誅罪誅已顯不得
復理內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
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爲
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爲不明也若
三聖未爲不明則聖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於
時世則管蔡無取私於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

則二叔故爲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
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爲國之大紀則二
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
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邵公不悅推此言
管蔡懷疑未爲不賢而忠賢可不達權三聖未
爲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矣
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
內兼叙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可
也

贊

原憲贊

原憲味道財寡義豐栖遲華門安賤固窮絃歌
自樂體逸心冲進應子貢邈有清風

黃帝遊襄城贊

奇矣難測襄城小童倦遊六合來憇茲邦

箴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
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
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
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旣往紹以皇
羲默靜無文大朴未虧萬物熙熙不夭不離爰
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
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熙載終

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疚石戶乘桴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頽然後蒞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擘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天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懲此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虐虐禍蒙正

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爲天下今爲一身下其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殞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莩人是謀楚靈極暴乾谿潰叛晉厲殘虐樂書作難主父棄禮穀胎不宰秦皇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今古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亦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疆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還頽諛言順耳染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唯

和日書集 卷六 十三
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
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慤虚心導人允
不謹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誠

家誠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準行自當量
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
誓守死無二耻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懈
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內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
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
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
成一簣而敗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

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辭情處逸
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熠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
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其六申胥之
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
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
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敬之而已
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又
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聞外事或時發舉
則怨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字言

借自守則怨責之路解矣其七身當清直若
煩辱欲人之盡命託人之請求當謙辭謝其
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有怨急心所不忍
可外違拒密爲濟之所以然者上遠宜適之幾
中絕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脩無玷之稱此又
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
宜行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
謂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
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執所守此又秉志

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脩之意氣若見窮之
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
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
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
當絕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
我此爲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爲輕竭不忍面
言疆副小情未爲有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機機
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若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
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言有不了之失且

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
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遲
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
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
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坐靜敬道豈非寡
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始無大所在慎勿預
也且默以觀之其非行有或有不小是不足
是小非不足非至竟不可以待之就有人問
者猶當辭以不解近

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關
之非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
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
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悻辱之言
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
義無可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
有是非共濟汗漫難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
時為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
之不已或劫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為

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為
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飽
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
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
小廉耻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
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
私慎勿強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
知而不言則便是不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
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強與我共說若其言

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
薄之言故也一日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
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慎以為意
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傳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
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欲者
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間者但真意從小其轉至
於不共而勿大冰於燠以不言答之勢不絕久
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適有過
忌束脩之好此人道所遺不須逆也過世
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端者必不
作鬻貨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其屬而
子之所大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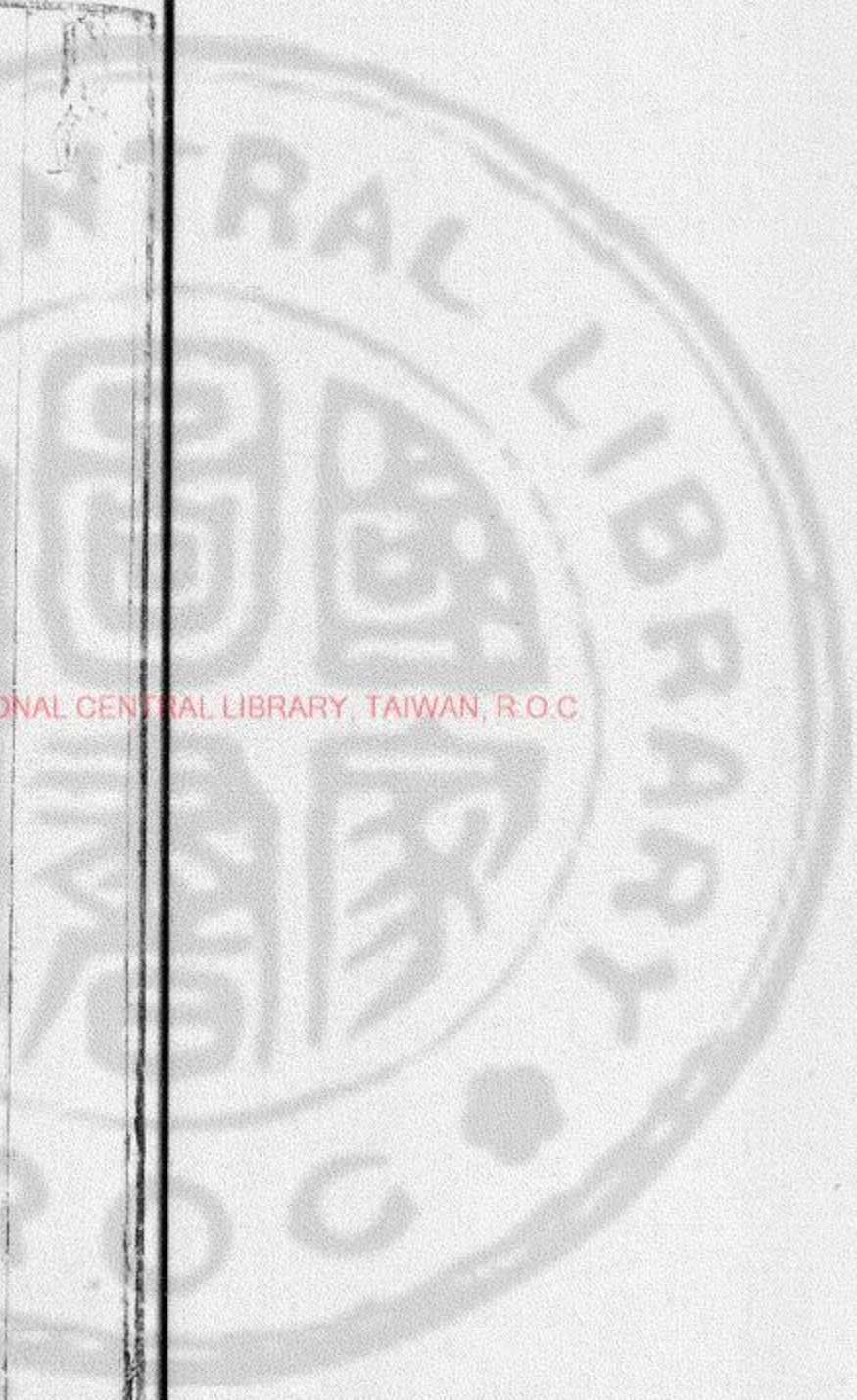
又憤不須辭

樓強勸人酒不飲自己若人來勸已輒當為持
之勿謂勿逆也見醉薰薰便止慎不當至困醉
不能自裁也

徐處傳

唐太宗

徐處字叔夜譙國鉅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鉅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兄喜有當世才歷太僕宗正康早孤有奇才遠遊不群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彰該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慾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學不師受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嘗脩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
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遊世養得理則
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文以爲君子
無私著無私論蓋其胸懷所寄以高矣冀期年
愚郢質所與神交者惟陳晉阮籍河內山濤云
其流者河內向秀沛國劉伶籍兄子成瓌祁王
戎遂爲竹林之游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
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康嘗
游山澤會其得真趣心及時有佳味者

遇之咸謂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游
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去登曰君性烈而
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
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
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
乃歎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其神心所
感每遇幽逸如此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
乃與濤書告絕書旣行知其不可羈屈也性絕
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

夏月居其上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繼乃作幽憤詩初康居舍嘗與同秀共鍛於大樹之下以自贍給穎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辨故往造焉康不爲之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謂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以文帝曰稽康卧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

世爲慮耳因詰康欲助毋丘儉賴山濤不聽昔齊戮華士魯誅少正卯誠以害時亂教故聖人去之康安等言論放蕩非毀典謨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釁除之以淳風俗帝旣昵聽信會遂并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棺許康顧見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康嘗游乎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

有客詰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
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
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
屬文其高情遠趣率然玄遠撰上古以來高士
列之傳贊欲友其人於千載也又作太師箴亦
以明帝王之道焉復作
子加別有傳

弟康傳

晉 稽 喜

家世儒學少有儁才曠邁不群高亮任性不脩
名譽寬簡有大量學不師授博洽多聞長而好
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服食常採御上藥善
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以爲神仙
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
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
生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
其性超然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

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
自混沌至於管寧凡百一十有九人蓋求之於
宇宙之內而發之乎千載之外者矣故世人莫
不尚名焉

與嵇康書

魏呂安

干寶晉紀云太祖逐呂安遠郡在路作書
與康臧榮緒晉書云安妻甚美兄巽報之
內慙誣安不孝廢太祖從安遠郡即路與
康書太祖見而惡之收安付廷尉與康俱
死康子紹家集云趙景真與從兄茂齊同
年相親州辟至遼東從事始詣遼東時作
此書與茂齊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
李善文選註云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
書曰安李周翰云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
之家集未足可據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
又安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
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姑附
之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嶽長

謠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哉
惟別之後離群獨逝昔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
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
靡託尋歷曲阻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
隔或乃廻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交錯陵隰相
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
無所據涉澤求谿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
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
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而牙淺絃急當

之月渡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
轡而歎息者也又比土之性難以托根投人夜
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脩
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於龔俗固難以取貴
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
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
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
暉則身疲於遄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
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視極聽滌原則掩寂而無

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景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岷嶓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距靡加翅翮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吾子殖根芳苑濯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華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

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餘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箠箠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稱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思舊賦

有序

晉向秀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
然稽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
稽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
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
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
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汎
舟兮經山陽之舊居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

乎城隅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空廬歎黍
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殷墟惟古昔以懷人兮
心徘徊以躊躇棟宇存而弗毀兮形神逝其焉
如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悼嵇生之
求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運遇於領會兮寄餘
命於寸陰聽鳴笛之慷慨兮妙聲絕而復尋停
駕言其將邁兮遂援翰而寫心

吊嵇中散文

晉李 克

先生挺邈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
志落落以遐逸忘尊榮於華堂括卑靜於蓬室
空漆園之逍遙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樂
竹林尙想榮莊聊與抽簪嘆孫籥之濁醪鳴七
絃之清琴慕至人之玄化嗚呼千載之徽音凌晨
風而長嘯託歸流而遺足慨然塗而曳尾疇廟
愠乎陸沉馬樂原而遺足慨然塗而曳尾疇廟
堂而足榮豈和鈴之足視久先生之所期美玄

達於遐旨尙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
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凋於歲寒遭繁霜於
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援明珠以
澤雀捐所重而爲輕諒鄙心之不突非大雅之
營

吊嵇中散文

晉李氏

宣尼有言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自非
之流不可以褒貶明德擬議與哲矣故彼嵇中
散之爲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觀其德行竒偉風
韻劭遠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風之過松林也
若夫呂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鍾會者天下之惡
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惡人不可
以不拒拒之而道顯夜光匪與魚目比映三秀
非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嫌於雷門礫石有忌

於琳琅矣嗟乎道之喪也雖智周萬物不能違
滯之難故存其心者不以一青累懷檢乎時
必以纖芥爲事慨達人之獲譏悼高範之莫
凌清風以三嘆撫茲予而悵焉聞先覺之言
理極滯其必宣候千載之大聖期五百之
寄憤於斯章思慷慨而泫然

嵇中散贊

晉謝萬

逸矣先生英標秀士希巢洗心擬莊託相乃放
乃逸邁茲俗網鍾期不存奇音誰賞

恨賦畧

梁江淹

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引素琴晨張秋日
蕭索浮雲無光鬱鬱青霞之奇念入脩夜之不

七賢論

梁沈約

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日神才高傑故爲
世道所莫容風貌挺特蔭映於天下言理吐論
一時所莫能參屬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
誅鉏勝已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並出嵇生
之流咸已就戮嵇審於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
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於旋踵自非
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木黃精終於假
空託化

五君嵇中散詠

宋顏延之

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驗默仙吐論
神立俗在流議尋山洽隱淪鸞翮有時鍛龍
性誰能馴

賦得嵇叔夜

梁庾肩吾

山林重明滅風月歸罽罽著書惟隱士談玄止
心神薦重翻傷性蠶寒更養身廣陵餘故曲出
何有舊隣俗儉寧妨患才多反累身寄言出吏
印無以助庖人

遺事

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

蕭蕭爽朗清舉或云蕭蕭

蕭蕭爽朗清舉或云蕭蕭下風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石孤松之獨立

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

中散語趙景真卿瞳子白黑分明有白起之

風恨量少狹世說新語

中散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

甚小斯須轉太遂長丈餘嵇熟視既久吹火

滅日恥與魑魅爭光

世說新語

鍾會撰四本論始畢甚欲使嵇公一見置懷中

畏其難懷不敢出於戶外逢擲便回急走

世說新語

孫登字公和康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將

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曰子識火乎生而有

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

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

其耀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

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下

傳

初康與東平呂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注安書

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康義不負

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

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

魏氏春秋

王濬冲為尚書令經黃公酒壚謂吾昔與嵇叔

夜阮嗣宗共酣飲於此竹林之遊亦預其末自

嵇生夭阮公亡以來便為時所羈縻今視此雖

近邈若山河

世說新語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
答曰君未見其父耳 世說新語

鹿山東南二十五里嵇公故居有遺竹

五逆記

集評

頗似魏文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傷淵雅之致然

託諭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 詩品

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 文心雕龍

嵇旨清峻 文心雕龍

嵇康絕交志高文偉 文心雕龍

顧愷之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為之圖恒云手揮

五絃易目送歸鴻難 晉書

人品胸次高自然流出 詩譜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卷一
目錄
卷二
目錄
卷三
目錄
卷四
目錄
卷五
目錄
卷六
目錄
卷七
目錄
卷八
目錄
卷九
目錄
卷十
目錄
卷十一
目錄
卷十二
目錄
卷十三
目錄
卷十四
目錄
卷十五
目錄
卷十六
目錄
卷十七
目錄
卷十八
目錄
卷十九
目錄
卷二十
目錄
卷二十一
目錄
卷二十二
目錄
卷二十三
目錄
卷二十四
目錄
卷二十五
目錄
卷二十六
目錄
卷二十七
目錄
卷二十八
目錄
卷二十九
目錄
卷三十
目錄
卷三十一
目錄
卷三十二
目錄
卷三十三
目錄
卷三十四
目錄
卷三十五
目錄
卷三十六
目錄
卷三十七
目錄
卷三十八
目錄
卷三十九
目錄
卷四十
目錄
卷四十一
目錄
卷四十二
目錄
卷四十三
目錄
卷四十四
目錄
卷四十五
目錄
卷四十六
目錄
卷四十七
目錄
卷四十八
目錄
卷四十九
目錄
卷五十
目錄
卷五十一
目錄
卷五十二
目錄
卷五十三
目錄
卷五十四
目錄
卷五十五
目錄
卷五十六
目錄
卷五十七
目錄
卷五十八
目錄
卷五十九
目錄
卷六十
目錄
卷六十一
目錄
卷六十二
目錄
卷六十三
目錄
卷六十四
目錄
卷六十五
目錄
卷六十六
目錄
卷六十七
目錄
卷六十八
目錄
卷六十九
目錄
卷七十
目錄
卷七十一
目錄
卷七十二
目錄
卷七十三
目錄
卷七十四
目錄
卷七十五
目錄
卷七十六
目錄
卷七十七
目錄
卷七十八
目錄
卷七十九
目錄
卷八十
目錄
卷八十一
目錄
卷八十二
目錄
卷八十三
目錄
卷八十四
目錄
卷八十五
目錄
卷八十六
目錄
卷八十七
目錄
卷八十八
目錄
卷八十九
目錄
卷九十
目錄
卷九十一
目錄
卷九十二
目錄
卷九十三
目錄
卷九十四
目錄
卷九十五
目錄
卷九十六
目錄
卷九十七
目錄
卷九十八
目錄
卷九十九
目錄
卷一百
目錄